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五

詳校官原任主事_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四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五

元



皇帝

帝名呼必賚太祖少子圖類

追諡睿宗
事具前

第四子母竒

味氏

諡莊聖太后舊
作怯烈氏今改

帝嗣位始建元立國號

俱見前

滅

宋而有天下

丙子

至元十三年

宋益王昞景炎元年是年三月元兵
入臨安宋統已絕依前夏商例一歲兩

宋自建炎南渡
已屬偏安然德

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朝廷規模未失猶可比

之東晉至臨安

既破帝羸見俘

宗社成墟宋統

遂絕則自丙子

三月以後正統

既當歸之于元

若星曷二王時

嶺海島雖諸臣

殉國苦心而殘

喘為延流離失

據不復成其為

君且奉表請降

于元正與明唐

于元正與明唐

係三月以前為宋帝羸德祐元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仍以宋二王紀年附注其下

春三

月以阿嚙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

已廷自臨安北還承制留阿嚙罕董文炳經畧閩浙

以蒙古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蘓都

爾岱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

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嚙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

追二王

閏月宋陳宜中等奉益王昞開府福州

桂二王之窟跡
閩漢者無異朕
迹於國史傳凡
斥唐桂二王指
臣為偽者概令
更正為明蓋以
其猶存一紙雖
不足稱正統然
謂之為偽實不
可此萬世之公
論也今續綱目
于景炎祥興仍
用大書記年則
人阿徇不倫平
史筆之正即如元
自順帝北遷沙

宋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相繼追及于道

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

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

在今永嘉縣
孤嶼山麓

舊

有宋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昷為

都元帥廣王昺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樺為福建

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

謀興復會謝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

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汀建諸州方謀從

漢未嘗不子孫繼立苗裔屢傳

然既委棄中原

編年者即不復

大書故號此正

也則知是為之

已失中原而仍

大書故號之非

正矣夫廢興代

禮其書法自有

一定不可稍存

偏袒之私且史

鑑所以昭法戒

亦使為君者知

統緒存亡當慎

苞桑而凜馭朽

黃萬石納款

萬石嘗為福建漕使故降附後欲取全閩為己功

聞二王至復

閉門以拒萬石南建

應作叙宋南劍州屬福州路注見前

守臣林起鰲遣

軍攻之萬石敗走宋入兵勢稍振

時宋入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

州郡諸將聞之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

選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

待責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

棄戎哉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

州亦為格所沮 靜江唐軍

名宋置府今廣西桂林府是

宋主焘

時焘已降續綱目尚書帝非是今依元史世祖本紀之例改書

至瓜洲李庭芝

使姜才將兵襲瓜洲不克

苟非克保承世
業至于王宇失
守大命以傾即
曲徇欺世苟延
數日之虛名亦
無補于救敗理
本至公而垂戒
亦至切也因為
改正書法而闡
其大旨如此

宋主焘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
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
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焘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
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
真州留再成亦謀出兵奪焘不克

夏五月宋人奉益王昞立于福州

宋陳宜中等共立益王昞元景炎尊度宗淑妃楊氏
為皇太妃同聽政遙上宋主焘尊號為孝宗懿聖皇

帝又上謝太后全太后尊號進封廣王昺為衛王升

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

殿王剛中知福州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

龍劉黻叅知政事

黻尋卒

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簽

書樞密院事

續綱目作直學士院按宋史本紀及秀夫傳皆云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

續綱目不同似得其實今從之

陳宜中以陸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

秀夫亦悉心匡贊久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

劾罷之乃謫居潮州

時又以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

軍承

宣使

宋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吳浚

字允文
盱江人

為江西招諭使

宋人謀起兵興復以潛為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

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招諭使

鄒淵

字鳳叔
吉水人

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

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宋以文天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自溫州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

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

太平州人

招豪傑于江淮杜

澣募兵于溫州

封宋主焜為瀛國公

初宋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十日宋主焜及

入武分述並進
用本相資原不
可崎輕崎重乃
宋時士大夫積
習往往賤武而
尊文本不可為
訓至賈似道更
鈞更復痛加裁
抑令其受制毛
錐馴至內外乖
離豈與解體哉

全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

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巴延遂以黑毡

上都見帝于大安殿降封瀛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

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帝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
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

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帝遣董
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

何負焉正如汝言則
似道輕汝也固宜

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

巴延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

制失宜其咎自
無可貸顧名分
所昭天澤有定
既膺闡任即若
任死綏若以御
將乖方遂爾甘
心負主肯為恃
逆之尤元主所
言大義凜然不
但杜亂臣之口
亦是悅其魄

院事尋詔以藤州

原屬廣西道今
為縣屬梧州府

等處五千戶為食

邑

建康安撫使索多克衛州宋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留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索多曰嚴州不守

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連

戰三月遂克婺州衢守備甚嚴索多率總管高興等

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故相留夢炎降

六月阿爾哈雅遣將克廣州

宋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
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
王昷立乃復遣權通判李性道推鋒軍將黃俊等拒
雄飛于石門山名在今廣州府南海縣西北兩山對峙屹若門關性道不戰俊
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遂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
俊獨不受被害

宋吳浚兵敗于南豐

浚聚兵于廣州

宋縣今屬建昌府

復取南豐宜黃

俱見前

寧都

宋縣今為州

直隸江西

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

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江西

元帥府降

已而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帥李恒戰兵敗浚

奔寧都

秋七月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

天祥欲還溫州以圖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

開府南劔州經畧江西

宋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以城降李庭芝姜才死之淮東州縣皆平

初臨安既下阿珠以宋謝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及宋主熈及爪洲謝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和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

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帝手詔招降庾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埤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皆降庾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葉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董士元

一名布哈字長御文炳長子

戰死阿珠使巴延

徹爾

舊作巴顏察爾今改

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

才軍識共旗幟皆潰

才

庭芝固守揚州
力戰不下江淮
殘局藉以支撐
宋人忽爾召還
自撤籬蔽固為
非計庭芝聞命
自當執城亡與
亡之義誓以死
守何亦拔不俟
罵之說遽事
適征且以鎮守
重寄委付非

脫身走阿珠請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
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召命至庭芝令制置副使朱
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
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
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會姜才疽發背不能
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以降庭芝赴蓮池
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
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

人身前東行朱
煥即以城降敵
遂至道退失據
乃屈捐軀惜乎
有忠貞之節而
智不足以濟之也

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
所為不殺之何俟阿珠乃昏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
下阿珠既破揚州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出襲霧開
衆見其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
遂陷苗再成不屈死帝召阿珠
入城賜秦興戶二千為食邑

宋趙與樸圍婺州董文炳拒卻之

宋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樸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
俱憚之至是遣與樸出兵浙東宋廷臣皆言與樸有
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

急卒遣之

封宋謝太后為壽春郡夫人

謝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命阿嚙罕達春等分道將兵入閩廣

阿嚙罕董文炳及蒙古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阿爾哈雅將兵入廣西宋都統馬堅人力戰禦之

初宋徵知邕州馬陞入衛未行而臨安破因留靜江
總屯戍諸軍會帝使阿爾哈雅取廣西陞發所部及
諸洞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

在今桂林府
興安縣西南

為楚粵
咽喉

前軍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

宋郡今為
府屬廣西

過臨桂

宋縣今屬
桂林府

夾攻陞陞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

人招降陞發弩射之攻三月陞夜不解甲前後百餘
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宋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

字宗白和州人宋宗室子

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

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

漢縣今屬贛州府

劉洙

字淵伯廬陵人

等皆

自江西起兵會之

呂師夔等將兵入梅嶺遂克韶州

初東莞

唐縣今屬廣州府

民熊飛以兵應趙潛攻梁雄飛于

廣州雄飛遁飛遂取韶州新會

隋縣今屬廣州府

令曾逢龍

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而殺之

潛遂入廣州至是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潛使飛及

逢龍拒之于南雄

宋置州今為府屬廣東

逢龍敗死飛走韶州

追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巷戰兵敗赴水死潛

棄廣州遁去

十一月阿嚙罕董文炳入處州宋趙興擇等逆戰于瑞

安

宋置州今為縣屬温州府

敗績死之

興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

瑒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珣知瑞

州府方洪俱以城降

宋史作洪率衆巷戰兵敗俱死與綱目不同

宋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昀遁入海

阿嚙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鑑知邵武軍趙時
賞等皆棄城去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其主昀及
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
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宋福建招撫使王積翁以福州降

先是宋以積翁知南劔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知
漳州備禦下三州積翁聞兵至棄城走福州遣人送

欵軍前至是阿嚙罕軍至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知
州王剛中同降

宋益王昷走潮州十二月宋招撫使蒲壽庚以泉州降
昷泊舟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迎謁請留駐張世傑
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
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
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並沒其貲壽庚怒殺宋宗室
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昷趨潮州

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

阿嘍罕克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兵固
守阿嘍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
于境上華反導阿嘍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
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逼邪卒不屈乃皆送抗州文龍不食死

彼阿嘍罕北歸

文龍之姪贊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為索多所破贊死之屠其民

宋置制副使張珏復取瀘涪州

時廣西川行院合兵萬入圍重慶肆于剽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

宋前以珏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

不能赴留合州為拒守計且遣

兵陷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兩川軍屢敗

阿爾哈雅破靜江坑其民宋都統馬瑩死之廣西州郡皆平

阿爾哈雅為書許墜以江西大都督墜不聽又請帝

親降手詔諭之墜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爾

哈雅乃築堰斷大陽

在今臨桂縣源出靈川縣思磨山下東流合于桂江

小溶

一名小融江在興安

縣西與大融江合

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

其隍城遂破墜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

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爾哈雅悉坑其民分兵取鬱

林潯容藤梧等州宋廣西提刑鄧得遇

字達夫邕州人

聞靜

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

在今思恩府武緣縣東南源出上林縣大

明而死

宋益王昱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

昱次于惠之甲子門

在今海豐縣東海口有大石壁立上下各有六十甲子字故名

遣倪宙奉表詣軍前請降索多命其子元帥伯嘉努

舊作百家
女今改 偕宙赴燕

命諸將分道入兩川

詔以哈丹克呼濟蘇

舊作潤里
吉思今改

領東川行樞密院攻

合州布哈李德輝

字仲實通
州潞縣人

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

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丁十四年

宋五王是景炎二年

春正月宋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

黃去疾及吳浚以汀州降

汀關既破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益王航

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屯漳州時趙孟深等軍還

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俱叛宋降

浚降後復至漳州說天祥

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命道士張宗演

道陵之後居信州龍虎山

領江南道教

詔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
勞待以客禮

二月詔諸將班師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
之

時北方有警帝詔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
者命李雄統之潛說友尋為雄所殺

已而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

翁以應張世傑事
覺皆為積翁所殺

以西僧嘉木揚喇勒智

舊作楊理
真加今改

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

字鼎卿
惠州人

復取廣州

先是呂師夔軍至廣州州人趙若岡以城降廣東諸郡皆下至是宋張鎮孫襲廣州復取之張世傑亦將兵入潮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天祥進兵復取梅州提兵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

取會昌縣

宋縣今屬
贛州府

准入張德興傅高起兵陷黃州壽昌軍殺湖北宣慰使
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司空山民傅高
應之遂陷黃州壽昌軍用宋景炎年號賈居貞使鄭
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
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
軍汝就舉蜂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

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後五月淮西宣慰使昂吉爾等將兵襲破司空山寨

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
變姓名出走尋破獲殺之

六月宋文天祥入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取
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時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等咸起兵應天祥諸縣
豪傑悉遣入如軍中受約束臨洪諸郡皆赴之惟贛
州不下

諸王錫喇勒濟

舊作昔里
吉今改

劫北平王諾摩罕及安圖以叛

命巴延討平之

諸王錫喇勒濟刼北平王于阿爾穆爾

舊作阿力之地
麻里今改

械繫右丞相安圖脅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

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率軍往禦之巴

延與其衆遇于鄂勒歡

舊作幹
今改

河夾水而陣相持

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錫喇勒濟走死

宋張世傑會師攻蒲壽庚于泉州遂復取邵武軍

世傑以福州軍北還自將淮兵攻蒲壽庚時汀漳諸

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

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遣將復取邵

武軍

八月江西宣慰使李恒襲宋文天祥于興國縣

宋縣今屬贛州

府

天祥兵潰走循州其將鞏信

安豐軍人

趙時賞等皆死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

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于永豐天

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

在興國縣

東北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

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追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濬鄒瀾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筵廳官

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
曰死耳何必然于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
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九月宋益王昞遷于潮州之淺灣

今潮州南澳山相近
有錢澳或曰即淺灣

詔達春等將兵入大庾嶺

帝詔達春與呂師夔李恒等以步卒入嶺蒙古岱索
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索多遣兵援泉州宋張世傑走歸淺灣

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
畬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索多至是索多來援
世傑解圍還淺灣參政葉特密什舊作也的
迷失今改復取邵
武遂入福州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宋復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
論入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宋播越海濱庶事疏

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十一月達春會兵克廣州

初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

一名官富

場在今廣州府新安縣東南

索多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

宋守臣馬發竭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宋制置使張鎮孫以城

降達春遂夷廣州城

劉深將兵襲淺灣宋張世傑奉益王昶走秀山

一名虎頭

山俗號虎頭門在今廣州府東莞縣西南海中

遂至井澳

在今廣州府香山縣南海中橫琴山下

昶至井澳颶風壞舟溺水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
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劉深襲井澳宋益王昶奔謝女峽

一名仙女澳亦在今香山縣境海中 陳

宜中逃之占城

昶復入海至七里洋

當作九星洋方輿紀要海中
有九曜山羅列於九星洋因以名

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遣兵伐緬

方輿紀要古西南夷後漢禪國也在唐謂之驛國至宋始謂之緬元于緬城置邦牙宣慰

司明置緬甸宣慰司去雲南布政司三十八程後失

初朝廷屢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侵擾永昌雲

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戊十五年

宋益王昱景炎三年五月以後衛王昺祥興元年

春正月布哈將兵

入重慶宋制置副使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平

西川行院布哈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

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

大于宋之天下珏不答布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

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

戰益急珏與伊遜岱爾

舊作也速
解兒今改

戰扶桑壩

在今重慶府東

分軍從後合擊之珏衆大潰其夜都統趙安等以城

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

哈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

若名在今涪州西

解弓絃自

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涪州守

將王明亦以城破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
州皆相繼降附

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
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
不襲著為令

三月索多將兵克潮州

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宋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

填濠造雲梯鴨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元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寔疏帝欲釐正之乃命王

恂

字敬甫中山唐縣人

及楊恭懿郭守敬

字若思順德邢臺人

測驗改正

而以張文謙

字仲謙邢州沙河人

張易董之恂言歷家知歷數

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以索多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宙至燕帝召達春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索多
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宋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在今惠州府海豐縣南合龍津蛟溪諸水東流入海

即長沙海口也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
遂次于麗江浦

宋益王昷遷于碭洲

在今高州府吳川縣西北立海中當南北道

宋以曾淵子為參知政事

淵子起兵據雷州軍前屢使人諭降不聽進兵攻之
淵子奔碭洲宋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夏四月宋益王昱卒宋人立其弟昺

昱卒年十一

後塋于厓山宋人證之曰端宗

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

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
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
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昺年八歲矣
時有黃龍見海中因改元祥興升碭洲為翔龍縣楊

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宋人日候其還宜中竟不至

五月宋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遂降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史格漕欽廉高化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宋衛王昺遷于新會之厓山

在今廣州府新會縣南大海中亦曰厓門

山

宋以江淮之阻尚不能盡守自強屋山海峭彈丸雖天險復何足恃世傑乃思據以為固伐木鳩工欲為久安之計何其謬也天心既去即有地利猶不可憑况洪濤涵洞中進退無依者耶

時宋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鉅海中與竒

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

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其主昺移駐遣入

山伐木造行宮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

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

是年二月宋都統凌震復取廣州

時官民

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

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船楫製器械至十二月罷

詔以張洪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衛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
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劔專決軍事洪範薦
李恒有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
萬分道而南帝復命達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阿爾
哈雅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平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
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帝命阿爾哈雅往

討斬隆十二烈良等奔思州烏羅洞軍復襲之皆戰
死阿爾哈雅畧地海外遣人招宋瓊州安撫趙與珞
降與珞不聽率兵拒于白沙口

在今瓊州府北海口
港南岸一名神應港

又曰白
沙津

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爾哈雅裂殺之由

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相
率降附

汰江南冗官

阿哈瑪特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

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
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以私愛任其
不肖子瑪蘇庫

舊作抹速
忽今改

彼先自陳免其子弟

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
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
罷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哈瑪特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
吉爾入朝亦以官冗為言于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
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廣南

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為
五殷如雷鳴一時頃止

宋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衛王昺繼立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
朝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
相適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遊詞相拒會軍
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歿尋起復之天祥長
子復七家屬皆盡

冬閏十一月張弘範襲執宋文天祥于五坡嶺

在今海
豐縣北

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

字民章廬陵人

皆集師會之遂討

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

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

弘範弟

追

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
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
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天祥至潮
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
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

者悉還之

十二月西僧嘉木揚喇勒智發宋紹興諸陵

嘉木揚喇勒智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雜牛馬枯骼

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珣

字玉潛

獨痛憤乃貸家具行

貸得百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珣言夜往

取遺骸葬蘭亭山

一名蘭渚山在今山陰縣西南即晉王羲之修禊處

後又移

宋故宫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巳卯 十六年

宋衛王昺祥興二年是年二月昺溺于海

春正月張弘範將兵襲

厓山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知衛
王昺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
海口則戰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
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

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
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
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衛王居其間為死計人
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
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其汲路
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
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熟
弘範無如之何

時世傑有甥韓在軍中弘範三使韓
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
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叛
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共
未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
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
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 零丁洋

在今香山縣東

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

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
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
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

宋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東川州縣皆平

東川行院耻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宋
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
成都請降于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
出降安集其民合人德之于東川州縣皆降附

二月張弘範及宋張世傑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
負其主衛王昺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

在今肇慶

府海陽縣南舊名羅州大名羅島舟覆而死

宋都統張達乘夜襲弘範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

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熾厓山潮至必東適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東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軍中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皆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弘範麾兵進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

世傑從舟海島
船纜連結固早
為必死之計但
諸軍既潰世傑
即能奪港而去
楊太妃亦得脫
走海中則當時
原非竟不可出
走者秀夫之意
特慮跳身而去
即殘喘猶延亦
必終遭俘執故
不惜負主蹈海
以成君臣同殉
社稷之義其與
世傑之尚求趙
氏後者用意雖

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
其主昺所居舟舟稍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
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其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
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其主同溺
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
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昺屍及詔書之
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
始知昺溺海之間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

有不同而心跡
則皆可共白耳

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
海濱世傑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
之海陵山散漬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
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
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
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
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

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于
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乎其方馴致芬擾建

矣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七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三月詔定州縣社稷制度

詔太常寺考定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夏五月命道士張留孫

字師漢信州貴溪人

作醮事

留孫初從張宗演入朝奏對稱旨遂留待闕下授元

太子參預朝政何等大事豈道士所當與聞乃李居壽請問一言何至竟改容聽受揆之於理所必無況世祖英明為元室開創之主亦不應輕率若此蓋傳聞異辭而史家悞信以為真耳

教宗師至是命作醮事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既而復命

李居壽建醮一如留滌事畢居壽請問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尋將及之

秋九月詔皇太子參決政事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宋文天祥至大都不屈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

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
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
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

元史百官志至元九年改千戶所為
兵馬司凡二司一置北城一置南城設卒守之既而

丞相博囉等召見于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
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帝王以及將相滅亡
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願早求死博囉曰汝謂有
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

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鴻
辭科何暇泛論博囉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古來
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
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
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
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
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而
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

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
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囉語塞
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
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
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
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
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入歸之雖無傳受之命
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囉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

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
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
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
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
帝及大臣不可弘範時在疾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
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增置宿衛

宿衛舊領于四集賽

集賽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太祖
功臣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齊

拉家四族子孫
世領之具見前

子孫世襲年勞既久即擢之一品或

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

其後集賽增至四千八百衛而累朝鄂爾多

猶言
宮室集

賽尤多國之大費每縻于此

庚辰十七年春正月詔覈阿爾哈雅所俘戶口放為民

時阿爾哈雅下荆南江南廣南海南之地得州凡五

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護三萬

人悉役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大

夫姜衛檢覈之悉放為民

都元帥張弘範卒

謚武畧後
改謚獻武

平宋之功弘範居多遂朝未幾瘴癘疾作遂卒

後封淮

王陽

三月帝如上都

初帝定大興府為大都開平府為上都每年三四月

迤北草青則駕辛上都避暑頒賜于宗戚馬亦就水

草馬八九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歲以為常

今于是
年具書

往還餘
不悉載

秋七月以却鎮耿仁並為中書丞

阿哈瑪特貪橫益肆援引參知政事却鎮耿仁驟升
同列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思可為懷益路總
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母以道不行為憂也
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

諡文獻

自樞應召中州名儒接踵而出論者謂樞實有以倡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阿樓罕為右丞相大發兵擊日本

注見前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畧使錫都

舊作忻都今改

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

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樓罕為右

丞相范文虎洪察球

舊作茶爾
印今改

為右丞李庭

本金人
富察氏

歸元後改李
氏家壽光

張巴圖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

十萬以往時高麗王暎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暎行

省右丞相

遣使窮河源

以達實

舊作都
實今改

為招討使往求河源四閱月始抵其

地河源出吐番朶甘思

元置朶甘思宣慰
司在今青海境內

西鄙有泉

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燦如列星名鄂端諾爾

即今
鄂敦

昔之論河源者
衆喙紛如然皆
未嘗親履其地
徒為紙上空談
又奚足化我朝
輿圖式廓遐荒
絕域咸據版章
一仁皇帝曩遣使
測量地度詳諮
博考始定枯蘄
坤之為中國河
源不特漢唐以
來諸說可廢即
元人所志亦無
足道矣近日卑

塔拉舊作火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毅拉

諾爾即今扎稜諾爾鄂稜諾爾舊作阿拉臘兒今改東鶩成川號齊必勒舊作

赤河今名郭羅又合伊爾齊舊作亦呼蘭舊作伊拉

齊舊作也里三河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名也孫

鄂洛木舊作也孫譯言九渡自是行二十日有大雪

山名伊拉瑪博囉舊作亦耳麻不莫刺今改名門

為阿木尼蒙古語謂瑪勒占為花色水為木邊以其

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舊作騰乞里塔今改蒙古

峯即崑崙也

今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為積石山河流其南誤作崑崙非是

河繞崑

崙南行十餘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刺

舊作納隣哈刺今改

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

舊作乞兒馬出

改今二水合河北流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

北約行半月至貴德州

元置今為歸德堡在河州西

又四五日至

積石州

元置明廢在今河州西以有小積石山故名

即禹貢積石

河州西之小積

石本名唐述山誤為禹貢積石非是

始入中國篤什還報並圖其城傳

位置以聞焉

按此說本潘昂霄河源志及朱師本所譯帝師梵字圖書元史採入地理志河

夷底定回部歸誠所謂于闐葱嶺之河蒲昌之海素圖而考犁然具在而就其山川計其道里然後知假舊澤之語不為無據而河有重源之說亦確有明証矣當時為什所尋止及於中國之河源潘昂霄不識蒙古語而得以漢文又從而傳會又離其說益多歧舛

因就現在地理證
合史漢諸書詳
加考訂而著其
大凡如此

源附錄今為之節錄如右但其說亦多附會不實如
以大雪山為崑崙是崑崙反在河源之下既與爾雅
諸書不合又以導河積石之文誤屬河州之小積石
而於大雪山之為真積石者反被以崑崙之名彼此
混淆錯互更甚蓋為什祇能以蒙古字言其山川形
勢之大概昂霄不加詳考譯以漢文妄引經傳證之
遂至名實乖謬至其力斥張騫所言河源出鹽澤之
文為謬妄則尤非是考史記大宛傳云于寘之西水
皆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又云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
石采來天子案古國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漢書
西域傳河水一出葱嶺一出于閼合注蒲昌海一名
鹽澤者也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山海經
注云敦薨之水西流注渤澤實為河源水經注云河
水東注蒲昌海即河水之所潛出于積石者也又云
河水重源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是河水之

出慈嶺于闐注鹽澤潛行至積石又出而為中國河源者塔書都無異說以今輿地考之慈嶺在同部葉爾羌西于闐即今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即今羅卜諾爾在回部闐展西南葉爾羌河和闐河合而東流為他里木河厄爾勻河又東注于羅布淖爾即古所謂河水一出慈嶺一出于闐合注蒲昌海者也羅卜諾爾上承千餘里長河之水奔淪滂瀆伏流地中而其南磧地數百里之間時有小水上泛成澤潛行之迹宛然積石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木尼瑪勒古木遜山其西有三山曰巴延哈喇曰巴爾布哈曰阿克塔沁總名枯爾坤當羅卜諾爾之東南境其巴顏哈喇山東麓有泉出焉是為阿勒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有泉千百泓歷歷如星名鄂敦塔拉實為河水潛行復出之泉即所謂星宿海也從此彙合諸泉至阿木尼瑪勒古木遜山東成二巨澤曰扎稜諾爾鄂稜諾爾自二諾爾流出繞山南折北又折而東南

行始名黃河入陝西河州界即古所謂河自蒲昌海
潛行至積石復出而為中國河源者也黃河失源發
于崑崙至蒲昌海潛行復出而發于積石故曰河有
重源也我朝康熙年間遣使往窮河源得于枯爾
坤山視元史所載為尤詳但其時未平回部故河出
葱嶺于閩合注蒲昌海之說未得其証今者西域底
定回部內屬凡古所稱葱嶺于閩蒲昌海諸境俱隸
版圖及舉史漢諸書所謂出葱嶺于閩合流注鹽澤
而潛行者按之今時形勢適相符合是謂積石以上
之河源即漢張騫所求而得之者不得謂其鑿空無
據但惜其言之未悉致啟後人之疑耳至崑岡出玉
之文見于尚書今和闐產玉與史記河源出于閩其
山多玉石之說相合是和闐之山亦屬崑崙一脈所
分故河從此出亦爾雅所謂河出崑崙墟之一証也

十一月行授時歷

郭守敬等以為金雖改歷止以宋紀元歷微加增益未嘗測驗于天况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本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建

儀象圭表為器凡十有三

曰簡儀曰候極儀曰渾天象曰玲瓏儀曰仰儀曰立

運儀曰證理儀曰景符曰窺几曰日月食儀

曰星晷定時儀曰九表懸證儀曰座正儀 復遣監

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

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

北盡咸勒

徧參歷法酌取中數成新歷上之言自漢以後

歷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

西漢造三統歷東漢造四分歷劉洪造乾

象歷南北朔後秦姜宏造三紀甲子歷宋何承天造
元嘉歷祖冲之造大明歷隋張子信造新歷劉焯造
皇極歷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歷李淳風造麟德歷一
行造大衍歷徐昂造宣明歷宋姚舜輔造紀元歷

今所考正者凡七事

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日日躔
四曰月離五日入交六曰二十

八宿距度七曰
日出入晝夜刻

所創法者五事

一曰太陽盈縮二曰
月行遲疾三日黃赤

道差四月黃赤道內
外度五曰白道交周

其法視古加密而又悉去諸歷

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
之永久而無弊歷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

後遺證
文正

阿哈瑪特病國

靈民眾狀顯昔

前此崔誠勅奏

世祖不為窮治

已為史冊及至

阿哈瑪特設謀

構陷苟惟二人

結案之由詳加

體訪真偽更可

立辨况所云益

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疾

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尋

卒巴顏嘗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

以為名言

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

十二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布

舊作阿里伯今改

右丞

雅克特穆爾左丞崔斌

斌發阿哈瑪特姦蠹海內稱快尋遷斌江淮行省左

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

煙至四十萬易
官至八百員不
同曖昧隱蔽之
事何難核察乃
案獄弗具輒聽
奸黨雜治毀鍊
枉殺直臣世祖
於政事尚稱精
明何見任其家
族至此耶

構斌與阿勒已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

餘員命都事劉正

字清卿
清州人

等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

張澍等雜治之竟置斌等于死

斌有文學達政術附
阿爾哈雅取荆湖廣

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
倉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

檢文
正

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

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

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

字用章澤州人隱居嵩山嘗
召見旋乞還卒賜諡莊靜先

生 又曰如竇漢御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

全人矣

累贈太師封魏國公

漳州民陳桂龍據高安砦

在漳州府龍溪縣西北

命福建都元帥

烏勒哲圖

奇卜祭克人舊作克者都今改

等擊走之

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

烏勒哲圖及副帥高興

字功起蔡州人

討之時建寧賊黃華

勢尤猖獗烏勒哲圖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

懼乞降鄂烏勒哲圖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

啓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
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焚

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

桂龍既遁高興等擊斬陳
甲眼桂龍遂求降詔流之

邊地既而黃華復叛聚眾幾十萬稱宋祥興年號詔
史弼等討之華敗走自焚餘眾悉潰 史弼字君佐

慈州博

野人

辛巳十八年春二月皇后鴻吉哩氏崩

後追諡順
聖皇后

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

四集奏奏割京城外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貴
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

續綱目因許衡
病革戒子之語
遂于其卒不具
官實亦書法之
正論言所謂衡

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七幼主入朝后
不樂對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
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得見此則
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
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蓋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
而歸于我我又何取之邪宋太后金氏至京不習風
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
不允后退益厚待之矣

遣皇太子行邊

以巴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巴延有文武才汝毋以常
人遇之也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

論文
正

不當仕元削以
示教或謂元不
得而臣之變例
不書二說皆悖
于理夫衡本為
宋臣仕元並非
失節需才擇主
遇合自然有何
可貶而既已身
膺無任金祿登
朝本非犯逆鳴
高又豈得遠君
臣定分二說之
謬固不待辨自
明至衡之于元
開召即往且云

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

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

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

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後贈司徒封魏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秋七月阿嘍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于海島而還

阿嘍罕既卒詔以左丞相安塔哈代之未至范文虎

等已航海至平壺島

一作五龍山籌海說日本國西有大漁洲謂之懸海其西有平

壺島四面皆水可屯軍又西為五島有五山相錯即五龍山乃日本西境之盡處

遇颶風敗

不如此則道不行乃既得志行道忍于易黃時悔其平生不能離官死後囑勿立碑請諡此非漏留亂命則是後人曲為之說衡故名儒不應前後矛盾若此特改書官爵以續綱目之失且摘諸家曲說開而正之

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財三人

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

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阿哈瑪特猶以為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冬十二月焚毀道書

帝方信桑門之說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
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

士十九年春二月遣諸王桑阿克達爾續爾舊作相吾答兒

吾兒
今改擊緬

尼雅斯拉鼎回回人舊作納自緬還言熟其形勢可

擊遂以台布舊作太為石丞伊克特濟錫喇婁人舊

錫喇婁舊作為參政命諸王桑阿克達爾督諸軍復

往擊之

阿哈瑪特殃民
盡國固法所當
誅但非王著之
所得擅殺且普
與妖人連結以
奸徒詐為太子
橋令調發官兵
橫加屠害是直
叛逆矣又何以
責阿哈瑪特之
罪惡獨深乎至
太子是時已參
朝政既悉阿哈
瑪特之奸何難
昔之世祖明正
其罪乃以素所

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哈瑪特于闕下

著因人心怨阿哈瑪特密鑄大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

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阿哈瑪特留守京師著以太

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

省中疑之時高鵬字彥解渤海人張九思字子有宛平人皆宿衛宮中詰之

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

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觸問果何為易

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

嫉惡之故為善
輩所窺致得假
託妄行構為禍
亂幸其時隨往
上都不至蒙戾
太子弄兵之謚
然不能防慎熾
微故人得伺他
日憂懼凋年未
必不由此釀成
旋學也

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

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遂以銅鉞碎

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

字廷傑成都新繁人

于是鵠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

守布敦

舊作博敦今改

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

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諾爾

方輿紀要

在故開平衛西

聞之即遣和爾鄂斯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

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行大呼曰王

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

夏四月以和爾郭斯為右丞相

初昂吉爾岱

舊作裴吉刺帶今改

為右丞相至是降留守以和

爾郭斯代之皇太子謂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省事有便國和民者毋憚更張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自是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舉

詔戮阿哈瑪特屍窮治其黨

阿哈瑪特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羅

舊作孛
羅今改

乃盡得其罪狀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

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通元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

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咒詛

時置神座于上又以絹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

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者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瑚

遜等四人尋令中書省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

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却

鎮耿仁黨惡尤甚鎮已死命戮其屍下仁于獄誅之

以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為參知政事

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洛陽人劉仲澤尼瑪多卜

丹舊作亦麻都丁今改兵部尚書張雄飛持不可阿哈瑪特使

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

以求大官不為也阿哈瑪特怒出為澧州安撫使三

人竟死獄中後雄飛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

哈瑪特以子瑚遜為江淮右丞恐不為所容改雄飛
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死召拜參知政事瑚遜
被逮敕廷臣雜問瑚遜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
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
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食

命索多將兵擊占城不克引還

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索多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

子博第

舊作補的今改

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

帝怒命索多討之已而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後遣

其臣巴圖特罕

舊作寶脫禿花今改

陽求歸附以款師復潛殺

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索多等久之方覺其詐
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
歸路軍殊死戰得出索多等遂引還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

九月俱藍國入貢

海外諸蕃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
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遣招討
使楊庭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自是
海南諸蕃凡十國日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
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
兒曰來來曰急蘭
亦解曰蘇木都喇
皆以次遣使暨子弟上表來覲入
貢

遣使括雲南金

定其賦稅用金為則

後史令史之流
不過司簿書供
指使而已其他
非所宜預則又
何必兼通經史
雖昔蕭蕭曾起
家刀筆未嘗不
可為一代名臣
然亦不聞其嫻
于學問也後世
流品既難強合
若必資諸路歲
舉子一人則有
志者必不肯屈
于小就而點稱
者轉得藉此為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

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
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
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事者

冬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
州事見前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
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于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

舜文之資未見
其利而先以法
獎其為政事之
盡可勝道哉

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
學校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
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
某日燒策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
疑之遂撤策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
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

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

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

其請遂詔殺之于都城之柴市

在今北城教忠坊西北隅

天祥臨

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其衣帶

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

氏收其屍面如生

天祥既死帝臨朝歎曰文天祥好男子不肯為吾用殺之誠可惜也

乃贈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設壇祀之丞相博羅初行奠禮忽狂飈旋地起卷主入雲中博

囉等即改書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始開霽方
天祥之在獄也忠義之氣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及
死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
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
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
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 史臣曰自古志士破信大
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
以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
奉兩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
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
謂之
仁哉

徵處士劉因

初名駟字夢驥後改名
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為右贊善大夫尋

辭歸

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

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

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諸子之所

學則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

盡其精而貫之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

所居曰靜修博果密

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塘哩部大人舊作不忽木塘哩舊作唐

里今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未幾以繼母年

老遂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初御史惟用漢人至是中丞崔彧

字文卿弘州人

請參取蒙

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

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從之

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志而忌臺察之言者上

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萎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遂止

始海運

大都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

海運權與于秦起黃陞瑯琊角海之師以達北河唐亦嘗轉東吳梗稻給幽燕皆不過偶一行之迨元時大開

海道徑抵直沽

當時未嘗不稍

資其利然遠涉

重洋風信不特

洪濤難測往往

亦受其害固不

若河漕飛輓之

安行無恙也明

季言漕務者猶

請兼行海運議

論紛紛亦狃于

偏見而不能權

利害大小者矣

逆流至中灤

鎮名在開封府封邱縣南黃河北岸元初運道以此為中頓

陸運至

淇門

亦鎮名在衛輝府汲縣東北

入運河

即衛河注見前

以至京城又或

自利津河

即大清河下流大清河注見前

或開膠萊河

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膠

州東

入海

利津運道自淮達泗入大清河至利津入海膠萊河分南北二流南流自膠州麻灣

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縣海倉口入海

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

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

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

已延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

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

字仲

玉鎮江人

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

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
通舊運尋復因蒙固岱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
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

掌之

元時海運自平江路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
縣開洋沿山嶼而行其道險惡已而朱清等開

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轉放大洋取道差為徑直後因
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之三沙放洋
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折而西至登州沙門島
放大洋至直沽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

旬日而已 劉家港今曰劉家口婁江下流也在太
倉州鎮洋縣東北海門縣五代周置後圮于海今廢

餘注見

前篇

癸未二十年春正月立鴻吉哩氏為皇后

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嘗不得見帝輒因后

以奏事焉

初鴻吉哩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
女為后遂與約曰鴻吉哩氏生女世以為

后生男世尚公主故
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

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令有司權

停勿徵

時刑部尚書崔彥或亦言自阿哈瑪特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

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蒲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遷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者甚眾程思廉字介甫東勝州人

三月廣州亂討平之

廣州民林桂方等擁眾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官

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夏四月復命高麗王暎及安塔哈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暎及安塔哈領征東
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又造船
五百餘艘民不勝苦中丞崔彧及昂吉爾皆諫止不
從

五月罷採民間女子

初有詔採民間女子入內有司夤緣為害耶律鑄

字成

仲楚
材子

請令大郡歲貢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

復因崔彧言罷之

六月詔增給官吏俸

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
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
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
鈔雖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
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

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

各州注俱見前

九溪十八洞

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竒爾濟蘇

舊作

曲里吉思今改

等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

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

之

大者為州小者為縣並立總管府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

冬十一月桑阿克達爾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諸王桑阿克達爾右丞台布等分道攻緬江頭城

在緬

故非善政古人論之甚詳亦恐氏之恃赦令而輕犯法也然昔災肆赦唐虞亦所不廢則偶一行之未嘗不可高慈恤之仁但不可無故數數以致縱惡長奸

旬北破之遂遣使招諭其王不應以建都太公城在江頭城

南乃其巢穴復進軍拔之初金齒百蠻之俗以金塗其齒者曰金齒蠻

元初置金齒宣撫司于銀生厓旬後以遠不可守移于近地今雲南永昌府治是也諸夷欲降

制于緬不能達既克二城遂俱來降明年緬酋來降遂于蒲甘緬城

置邦牙宣慰司以兵戍之

蒲甘緬城在緬甸西南

甲申二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

平張雄飛乃以
赦為不平之政
未免言之過當
果如所云豈昔
牟陶作士獄獄
尚未盡得平猶
待而廷之議赦
耶

遂止下輕刑之詔

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時荆湖閩廣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

反者遣使捕之率衛士諤爾根薩里

輝和爾人舊作
阿魯渾薩里今

改曰江南初下民心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

信一人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

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

山名在寧波府定海縣東海中梵名補陀

洛迦華言小白華也亦名普陀山

僧如智航海以往舟人有不願行

者共謀殺積翁

秋七月詔鎮南王托歡

帝第九子

假道安南擊占城

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封子托歡為鎮南王與左丞

李恒往會索多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

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已而托歡次安南安南王陳日

頌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和爾郭斯張雄飛等罷復以安圖為右丞相

盧世榮

大名人

為右丞史樞為左丞博囉哈思哈雅

舊作不魯

述失海牙

薩題勒密實

舊作撒的述失今並改

並參知政事

初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樵茶運使以罪廢阿哈瑪特死廷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

院使僧格

丹巴國師弟子能通諸國語言舊作桑哥丹巴一名恭噶喇實西域圖克達木人舊

作膽已恭噶喇實舊作功嘉葛刺思

薦世榮才能富

圖克達木舊作突甘思旦麻今改

國名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啟行右丞相和爾鄂斯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圖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

初安圖與北安王為海都所拘十年始得還有

諧安圖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圖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謀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哈瑪特之黨哈諾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何自辨乎尋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海都太宗第五

自古言利之臣

其始進也皆謂

不取于民而國

用自足矣弘羊

之平準法王安

石之制置司皆

然世榮蓋尤而

效之者不知天

地生財止有此

數不在官則在

民散利于民則

財之源通而民

足君飛與不足

官專其利則財

之源塞而民貧

國困之亦貧其

子哈什

王之子

詔盧世榮為鈔法下御史中丞崔或吏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

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

曰此錢取于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于右丞家則

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

今取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

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

幾至捷而其理亦至易曉惟在人主審于本末輕重之間耳

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定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郭斯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

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
帝可其奏會和爾郭斯罷事遂止

宋謝太后卒于燕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

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
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
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圖曰
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

省竝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二月立規措所

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
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
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
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並製
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
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

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
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
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
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
宜于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
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
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
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

阿哈瑪特之奸
世祖既深惡之
則其黨之不堪
復用亦無待再
計乃以世榮巧
言黃惑仍聽其
引擢何具無定
見也且宋自熙
寧以後日腹削
其民浸至閭閻

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哈瑪
特所用悉以為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
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于是擢用
甚衆

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

世榮請于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
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乃嚴立修例禁諸
司不得阻撓檢察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

因扼悲苦以底
于亡殷鑒正復
不遠元祖才撫
有萬邦自當徑
氏于水火之中
與之更始奈何
轉蹈其覆轍自
古寧有不務恤
民而能保世垂
裕者乎

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
餘萬錠是以用之

夏五月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
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

托歡屢移書日烜假道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托
歡乘間縛棧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
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
敗而勢猶盛適盛夏淋漓軍中疾作死傷者衆占城

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

思明

唐置州明為府今府屬廣西與安南交界

卒索多軍與托歡相去二

百餘里托歡軍還索多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

于乾滿江

富良江別流在安南國故交州府界

力戰而死

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

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
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戡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
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于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

監察御史陳天祥

字吉甫 趙州寧晉人 徙洛陽

上疏言世榮始為

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
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
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
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
愈貴始言不取于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
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
有更張湏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

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

鞠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

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

歲取贏乎僧格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掠之

十二月集僧四萬作資戒會

凡七晝夜

太子精吉木卒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

臣寢其奏不敢聞阿哈瑪特之黨以臺臣隱匿乘間

內禪宜臣下所宜請南臺之奏安知不即出于讒構者之所為不獨乘間發書之譽由奸黨也精吉木憂懼而卒論者多惜之

而咎无祖之不
明不知猜吉木
之禍不始于隋
陣之日而伏于
參預朝政之時
潛龍勿用經有
明言而精吉木
皆反之且我遇
是禮亦當如是
豈為子者所忍
言使當日但令
其養德承華則
羣小何由窺伺
即阿哈瑪特之
事奸徒亦何由
假其名以釀禍

發之帝震怒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

太子初從姚
樞實熙學仁

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
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于聽斷聞四方
科徵輓漕造作和省市有極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
外歸心焉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
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
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行臺治
書侍御史王恂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
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服為朱明服心甚喜
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人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邢
萬·顧待臣曰一菜之名踐能抑人耶詹事孔九思曰
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之其
大雅不尋益本于天性云 王博字仲謀衛州汲縣
人

機耶甚矣始事
之不可不慎也

以哈喇哈斯

鄂羅納爾氏舊作哈刺哈珠幹刺納兒今改

為大宗正

哈喇哈斯由掌宿衛

哈刺哈斯之曾祖奇奇哩太祖時以功賜號達爾罕至元初錄

功臣後以哈刺哈斯掌宿衛號達爾罕

拜大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

南獄隸宗正哈喇哈斯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

去數千里欲遥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丙戌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

行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安塔哈洪茶邱等再擊日本數

各處造海舶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
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有司徵斂大為姦利吏部

尚書劉宣

字伯宣其先
潞人徙太原

上書言近日再興日本之兵

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索多議伐占城阿爾哈雅
言征交趾數年吏民大擾盜賊翬興且交趾小邦親
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
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令詔
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爾哈雅等大徵各省兵仍

遣鎮南王托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
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
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
未復今乃復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
七月集諸路兵于靜江病死者必衆矣况湖廣密邇
溪洞寇盜尚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
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
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于鄂州

二月禁漢人持兵器

罷鬻江南學田

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于

官利用監臣徹爾

延濟克台氏其曾祖塔喇齊封徐州因家焉舊作徹里延濟克台舊

作燕只吉台塔喇齊舊作太赤今改

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

祀育賢才安可鬻耶遂奏罷之

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

字鉅夫後避武宗諱以字行建昌人

訪求江南人

才

元既統壹海宇則中外孰非臣僕昔光武推心置腹雖盜賊尚可收其用况均為赤子乎漢人持兵器之禁徒示人以不廣豈天下為公之量哉撫叙得其道則凡食毛踐土之倫何不可聯為一體以充卒伍而資捍衛若必過示禁防轉使人心離渙其

樂更不止于因
強廢食矣且羸
秦銷鋒鑄鍊而
勝涉革且斬木
拘竿以起厲禁
八何益哉

此處之際大節
似關孟類為宋
至宗更非供
之遺民可此國
以後即不能
如與擇孟錦華
之身殉宗邦亦
富沒齒遊荒以
全其志節乃薦

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
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
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
事往江南博採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適葉李
字太白一
名舜玉杭
州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
頴字子昂秦王德
芳之後居湖州及張伯淳字師道嘉興
路崇德人等二十餘
人帝皆擢用之

夏四月遣湖廣右丞納蘇穆爾

舊作要束
木今改

鈞考荆湖錢穀

六月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

時遣納蘇穆爾鈞考荆湖錢穀中書擬為平章政事

及托克托呼舊作脫脫忽今改參知政事帝曰納蘇穆爾小

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托呼人奴之

奴令吏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恥之已而湖廣

行省左丞相阿爾哈雅入朝言納蘇穆爾在鄂豈無

贓賄迹臣亦請鈞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至鄂即

劾納蘇穆爾貪暴不法事時僧格與納蘇穆爾連姻

刺甫及遽覲類
出歷顯官其能
宣力新朝益見
忘情故國雖復
風流文物推重
當時論世者轉
惜其名之不速
朽耳

相倚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

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

字天用壽張人

累章辨其無罪猶係

于獄歲餘方釋之

阿爾哈雅亦尋卒省臣言向阿爾哈雅與納蘇木爾互請拘考今雖

已死而事之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納蘇穆爾所發宜從其言之既而納蘇穆爾遂籍阿爾哈雅家賞歸之

京師

秋七月免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錫克

舊作阿必

失合

今改

先是二十二年正月以阿必錫克為平章政事二月

復以昂吉爾岱為左丞相至是總制院使僧格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圖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昂吉爾岱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僧格咸與聞焉

銓定省院臺臣官屬

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

而下各有定員

中書省除中書令外左右丞相並一員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

知政事二員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知政事兼行省事並二員樞密院除樞密使外同知院事一員副使兼院事並二員院判一員御史臺御史大夫一員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並二員行臺同六部尚書侍郎
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當親
即中員外郎並二員

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
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
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
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
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

其勿行之

置洪澤芍陂

注俱見前

屯田

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吉爾言可立屯

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令千人往

其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

斛

冬十月河決

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

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原通許
郟陵扶溝洧川尉氏陽

武延津中牟
原武睢州

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丁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托歡督諸軍擊安南屢戰敗

之陳日烜棄城走

時復詔托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

冠州人等

進擊安南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於海

二月以莽珠迪音

舊作麥木
督丁今改

為平章政事

初莽珠迪音為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

以其行已廉潔起佐安圖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

政事

閏月復置尚書省以僧格特穆爾並為平章政事諤爾

根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

字子鄉濟州金鄉人

叅知政事

莽珠廸音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

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

乞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悞國不聽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邪律有尚屢以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

酒

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學官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

飲食仍隸

集賢院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

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僧格等言鈎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三月行至元鈔

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

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

時孟頫初膺薦

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段擬職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

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于太重或有訛其沮格鈔法者孟頫曰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公不撥于理而但以勢相凌可乎其人慚而止

夏四月諸王納顏

烈祖後廣寧王伯勒格特依之孫
舊作乃顏李魯古歹之孫今並改反

五月帝自將討平之秋八月還上都

先是有告納顏反者帝遣巴延往覘虛實納顏謀執之巴延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納顏反多從之者

帝以為憂宿衛士阿實克布哈

剛哩國王族太祖拔剛哩時來歸舊作阿

沙不花
今改

曰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

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諾延

舊作
納牙

改今曰大王聞納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納顏已遣

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顏外應

今納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

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諾延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

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宸等將漢軍用漢法以

戰既而納顏之黨金嘉努

舊作金
嘉奴

塔布岱

舊作塔不
反今並改

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堅壁

不出司農卿特爾格

舊作鐵哥今改

曰彼衆我寡當以疑

退之帝張蓋據胡床坐特爾格進酒塔布岱按兵覘
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
火礮夜入其陣礮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
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
繼至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伊實特穆爾

爾博

濼珠賜號益魯勅舊作玉昔鐵木兒益魯勅舊作月呂魯今改

將蒙古軍並進納顏

敗走追執之帝遂還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檢覈中書錢穀殺叅知政事郭佑楊居寬

初僧格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圖共議之曰此曹狡獪毋令他日得以脇問誣服為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寬之

時有江寧縣

葉李在宋以諸
生而劾賈似道
及其入元以左
丞而首薦僧格
何前後之迥殊
也蓋其始或激
于意氣而為好
名之舉既則利
慾櫻心遂至依
附權姦而不知
恥虛名之士本
不足重且其人
既身事二姓大
節已虧其餘更
何足責耶

增囑齊吳德者慎言尚書今日鈎考中書不遺餘力
他日復為中書鈎考汝獨不死耶或以告僧格亟捕
德殺之

十一月以僧格為尚書右丞相諤爾根薩里平章政事
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

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
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僧格
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僧格尚書右丞相進李
右丞

左丞相阿珠卒

時受命西征至哈喇和卓

舊作哈刺霍州今改

卒追封河南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五



總校官舉人 巨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巨朱 紱
騰錄監生 巨彭邦經